

青皮核桃

“姐，今天家里给你寄了一箱你最爱吃的青皮核桃，新鲜的。”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，我突然愣了下神，每年到了吃青皮核桃的季节，则意味着中秋佳节即将到来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！“路远，核桃容易坏，别寄了，想吃现在在网上都能买到。”嘴上虽埋怨着弟弟，但心里却暖暖的。“这兜核桃可是外公外婆亲自给你摘的，不一样。”接着，话筒中传来母亲的声音。

听罢，脑海中立刻浮现出外公、外婆手握长杆镰刀，踮着脚，颤颤巍巍地站在核桃树下摘打核桃的场景。他们此刻虽已白发苍苍，八十多岁了，可他们依然时刻惦记着我，远在他乡工作，爱吃核桃的孙女。

在我的孩童时代，觉得世界上最好看的树，便是外婆家院子里那几棵核桃树，树上有世界上最美味的果实——青皮核桃。

青皮核桃，最宜在夏末秋初，中秋节前后食用。过早摘，核桃仁尚未成熟，过于嫩

滑，乳白色的外皮包裹着水分，咬一口，涩涩的汁液溅满口腔，苦得不得了；而过后嚼，青皮就会脱落，果仁也会变为深褐色，可包裹着果仁的那层黑色外衣会随着水分蒸发而难以脱落，吃到嘴里缺少青皮核桃独有的新鲜清香。只有在特定的时间，经过整个夏日的阳光照射，再经过秋雨浇灌，青翠欲滴的青皮核桃才会恰到好处地成熟，口感绝佳。

喜欢与外公外婆一起摘核桃，不过因为我年纪小、个子矮，即便是站在凳子上，铆足了劲也难以摘到那结在最低枝头的核桃，只能眼巴巴地瞅着它随风摇摆。这时，外公总会笑眯眯地走上前帮忙，大手一伸，一会儿就轻轻松松摘满一筐筐，外婆则坐在核桃树一旁用专制的核桃刀剥开核桃那层青皮，取出里面嫩嫩的核桃仁，然后再耐心地剥掉果仁黄色的外衣，不等她放进盘子里，躺在摇椅上的我就迫不及待地坐起来抓一把核桃塞到嘴巴里。顷刻间，核桃鲜嫩的清香在口

中弥漫开来，仿佛整个夏天的阳光都凝聚在了那个小小的果实里。

那时的我，在岁月静好的中秋节，躺在核桃树下的摇椅上，从未想过有一天，外公外婆会老，核桃树也会老，更没想到长大后的自己会成为当年外公给我讲述的、故事里的角色——筑路人。在外公眼中，筑路人是无私的、伟大的，他们舍小家为大家，脚步奔波在五湖四海间，历经高温淬炼、暴雨洗礼、寒风打磨，练就一身铁骨，为祖国的基建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如今，外公、外婆以及核桃树都渐渐老去，工作在外，我也很少回家，不过每逢中秋，总会收到一箱来自家乡的青皮核桃。

于我而言，青皮核桃不仅仅是一种食物，更是连接我与家乡之间的一根纽带，它连接着我与故土、外公外婆的深厚情感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那份来自家乡的青皮核桃，永远是我心中最美味的食物。

中秋随想

朱芸

小时候，月亮于我们而言并不稀奇，夜晚降临，一抬头就能望见，仿佛近在咫尺。那时，我常常贪玩到天黑也不愿回家。每次，奶奶都会带着手电筒外出寻我，而我一旦发现奶奶的身影，便调皮地和她玩起了捉迷藏。然而那时候的月亮竟是那般明亮，足以盖过手电筒的光芒，月光皎洁如水，倾洒在大地上，亮得如同白昼，将世间万物都勾勒出清晰的轮廓。奶奶借着月光其实早就发现了，不过仍假装找不到我，大声呼喊我的名字，直到我再也藏不住，蹦出来吓她一跳时，她也总会故作被我惊吓到的模样，夸张地道一声“啊”！而后笑眯眯地拉着我的小手，伴着月光缓缓地踏上回家的路。

读大学后，回家的次数变少了，陪伴奶奶的时间也是屈指可数。但不管自己身在何方，中秋佳节都会赶回老家，一家人围桌而坐，陪着奶奶热热闹闹地吃团圆饭。虽然每次我是那个最后到家的人，却也是最幸福的人，因为有奶奶在村口等候。

记得村口生长着一棵极为粗壮的梧桐树，其年岁甚至超过了奶奶，每次远远地望见那棵树时，我就知道离家不远了。秋天来临的时候，梧桐树叶随风翩翩起舞，宛如一位慈祥的老人向在外的游子招手，欢迎他们归家。离家越近，我的心情便越发激动，想到马上要见到家人，那份温暖便瞬间弥漫全身。晚上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喝着茶吃着月饼，谈论着小时候发生的趣事。透过窗，可以清晰地瞧见那轮明月，月光一如既往温柔明亮，倾洒在院子里，为这温馨的场景增添了一抹静谧的色彩。

毕业后，成为一名筑路人，常年奔赴在施工一线，或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，或奋战在繁华都市的角落。走过无数地方，赏阅过万千风景，不过始终觉得最圆的还是家乡的月亮。家乡的中秋明月，给予我情感寄托。欢聚、思念，让我心中充满力量。

心中的月亮



李伟

洗去一天的劳顿，望着窗外皎洁的月光，躁动的心终得片刻安宁。同室的伙伴早已发出均匀的鼾声，月光悄悄洒入室内，而我却无困意，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。不知怎的，总感觉神池县的月亮似乎比别处更大、更圆，或许是因为神池县坐落于山顶，位置高，赏月视觉效果更佳。

凝视着窗外那轮恒久不变的明月，一抹淡淡的柔情在生命的旋律中缓缓升起。儿时纳凉夜夜遥望的月亮，几时从我们的视野里和孩子们的生活中淡出了呢？在紧张、快节奏，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工作中，大家鲜少有时间静下心来抬头仰望夜空，去欣赏头顶那一轮慰藉和寄托过先人们无尽情思的月亮，视野早已被眼皮底下各种炫目的灯光所凝固。驻足月光、星空之下，不禁要问自己：难道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我们真的不再需要月光下那份幽情与雅兴了吗？

记忆中的中秋，是母亲从村里小店带回的一包用草纸简单包裹的月饼，共九块，层层叠放，用细麻绳精心绑扎。虽仅售四、五元，却是地道的手工之作，无丝毫添加剂，五仁、玫瑰蕊、砂糖、豆沙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香甜与幸福。夜风轻拂，树叶沙沙，蛐蛐在墙角低吟，全家人围坐于院中石桌旁，桌上摆满了月饼与从自家果园中采摘、洗净的苹果、葡萄。父母在身边，轻松地唠着家常，而我们兄妹俩，眼睛则直勾勾地盯着石桌上的那盘月饼，直到它们一块接着一块，落入口、胃，我们才会心满意足地进入梦乡。

而今，月，虽被雾霾遮蔽了光芒。中秋节，也被各式各样的礼盒所充斥，难觅儿时的那份简朴与纯真。但我对家乡、亲人的那份热爱、思念，多年来，从未改变过。

自始至终，都是天上一个月亮，心中一个月亮，天上的月亮装在心里，心中的月亮挂在天边。



筑路人的中秋节

汪习洁 作

没有任何人的播种，只一个夏天故乡的田埂上长满了杂草，那一群人的土包是径直穿过，而我也一样，心里荒草丛生，但这却是时间的浇灌，每一次穿过，灵魂就落下碎片，那个凸起土包是最终的目的，昔日热闹、破败的木门封印，偶尔会有一阵风，轻扣着门环，哼唱，没有人会为他们写下只言片语，被忘记是每一个我们的宿命，不必执着于鞋上沾染的泥土，那是时间戳下的通行证，我们活在这盛大浩瀚的人世间，总要给自己一个答案，中秋的夜晚，再抬头寻找一次，他们在你我心中留下了一盏灯，恰如这轮明月，驱散流浪的荒荒。

回乡偶书

鲁颖

青玉案 中秋

邹怡

黄庐叶上凝秋露。
碧空远、纤云舞。
皎皎清辉来入户。
月华如水，疏星可数，临岸风几许。

碧霄千里云深处。
银汉迢迢照今路。
佳节团圆谁与度？
重逢相聚，举杯成趣，齐把中秋叙。

霜白露冷又中秋

肖云先

霜白露冷又中秋，玉镜银辉山里楼。
流萤飞转人声沸，灯火闪烁管弦悠。
长桥卧波度良夜，塔吊高耸争风流。
欲将杯酒劝明月，却恐青山暗生愁。

月到中秋分外圆



中秋节当天，她独自回了娘家。行李箱里有衬衫、薄毛衣，还有两双鞋子。看样子，要常住。

她掏出钥匙开门，门锁转动发出声响时，母亲从厨房中迎出来，向她身后瞧了瞧，问：“一个人回来的？女婿呢？”

她将行李放下来，随母亲走进厨房，倚着门框和母亲说话。

“工地忙着呢，他回不来。年年不都这样？我们结婚四年了，他陪您过过中秋没有？”

她边说，边看着母亲炒菜。碧绿的韭菜和洁白的莲藕，切得长长的、细细的，摆放在案板上。

“四年来，女婿在施工一线，兢兢业业，努力工作，为祖国工程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有责任，有担当，是个好孩子！你该多理解他、关心他，做好他的贤内助。”

“妈，我知道了，您先炒菜，我出门给他打个电话，道声‘中秋快乐’，顺便问问他今天咋过节，估计又是项目部大家庭集体聚餐。”

看着她站在门外打电话，声音温温柔柔的，母亲放下心来。起初，母亲还担心她任性，听不进劝，小两口继续闹矛盾。若是这样，最为难的还是母亲，谁不心疼自己的女儿呢？

打完电话回来，菜已上桌，满满一桌子美味佳肴。有她爱吃的糖醋里脊、酸菜鱼，还有蒜泥生菜、韭菜炒小藕。

饭桌上，母亲给她夹了一筷子韭菜炒小藕，说：“时令菜多吃点好，韭菜健胃，小藕散热。”

她捧起碗，大口大口吃着，然后瞥了一眼母亲，问：“妈，我是不是又让您操心了？您担心我不理解他，找他吵架？”她的神情，写满惭愧。“不会，毕竟你

们年轻，韭菜似的，一茬一茬长得飞快，眼睛一擦，丁点大的人都成家立业了。可是谁家没有一些磕磕绊绊的事儿？这些事也要像韭菜一样，割过一茬就忘了一茬，接下来的日子都是崭新的，要幸福、快乐，用心过好每一天。我们老了，就像秋后的老藕，一直埋在泥里头，眼看着你们在我们的身上抽枝发芽，长出荷叶长出花，盼着最后能瓜熟蒂落收莲子……”

她认真地听，看着母亲默默点头。然后回应母亲，道：“妈，您放心吧，刚在电话里与他商量，国庆节，我去工地看他。”

她话刚落音，母亲便又开心地给她夹了一筷子韭菜炒小藕，她慢慢咀嚼，藕条脆生生的，韭菜也香喷喷的，很是爽口。

饭后，她挽着母亲走进院子，头顶，那一轮皎月，不知何时变得又大又圆。

张艳